

## 鬼魂與幸福

楊煉

中國詩人，現旅居倫敦。他的作品英譯始於 1983 年在《譯叢》發表。2002 年《譯叢文庫》出版了目前收錄其詩作最齊全的英譯集。

2002 年 5 月，「譯叢文庫」出版了我的英譯詩選《幸福鬼魂手記》。我該感到興奮呢，還是莫名的悲哀？一個書名包含了全部昨天的經歷：「幸福」，可又只能是「鬼魂」的；唯成為「鬼魂」者，才配談論「幸福」。那麼，作為滯留人間者，除了不幸還能剩下些什麼？一個流亡的中文詩人，「又過了一天」是一種可怕的勝利。把生命再消耗掉一點兒，與「追求幸福」幾乎是同一回事。終於，「鬼魂」的無限時空成為一個象徵，反襯著我、我的詩、我們這一代（一代代）人，全部的意義無非：被，過，去。

《幸福鬼魂手記》，本身已經是我和 *Renditions* 間一部小小的歷史。1986 年我與前任主編閔福德首次簽訂出書合同時，那書名稱叫《與死亡對稱》——取自我那年剛剛完成的一部組詩的題目——十六年了，從「死亡」到「鬼魂」，從當年不折不扣的中國青年詩人到持新西蘭國籍、漂泊過二十餘國、如今定居倫敦的「楊文詩人」(Yanglish Poet)，這期間，我豈止僅僅經歷過一次毀滅？1989 年我寫過：「(中國人) 每個人只有一次生，卻有無數次死。五千年下來，死神真是大豐收了。」可更殘忍的問題是：如此龐大的死亡，在中文作品裡留下了什麼痕跡？我指的不是眼淚的噸位，一次次遺忘之後，誰還信任那些呼天搶地的哭嚎？也不是另一種旗幟口號，在名為政治實為權力的舞台上，音量弱智總是成正比。我指的是由作品形式呈現的人生深度。正如 *Renditions* 多年來堅持的：一種從文學、文化層次去思考現實的角度。這一點兒也不抽象。1983 年，*Renditions* 出版《山上有樹》專集，已把焦點集中在我們的作品和古典傑作的

創造性聯繫上。有趣的是，恰恰是被官方罵為「反傳統」的朦朧詩，顯示出古老優美的中文詩歌傳統在文革廢墟上復甦的一線可能。我的文章《傳統與我們》，強調重建一個「活的傳統」。至今，這仍是我對自己寫作最低也最高的要求。我們親歷的文學或政治的災難，放到中國文化傳統現代轉型的錯位和困境中，幾乎都能夠被解釋：1985年春季號上，我的長詩《諾日朗》帶著「清污」大批判的傷口；1996年秋季號上，我的散文新作《鬼話》帶著流亡的刺痛，當代中文文學有的是噩夢的靈感！一場複雜至極的文化較力，從開始就給 *Renditions* 一種歷史的命運：時間上，在古典和當代之間；空間上，在中文原作與其英譯——一個延綿最久的語言和一個覆蓋最廣的語言——之間，推動這對話深入、更深入。一本雜誌得多麼幸運，才恰恰出現在這種時刻，這個地點！

《幸福鬼魂手記》像一本書中生長出來的另一本書，涵蓋了擬議中的《與死亡對稱》和丟在路上的十六年。那個中午，當 Eva 和 Brian 說：「我們終於能出一本楊煉詩選了吧？」那不啻為一個詩歌鬼魂所能聽到的最美的福音。我沒說詩人，我說「詩歌」——就像書中寫給顧城那首詩的結尾：「死吧 詩是唯一的地址值得去復活」。




楊煉攝於新書發佈會上，2002。